

松江文史

(第³四期)



政协松江委员会文史组编

目 录

前 言	陈玉成	
1、战斗在黎明时刻	胡训谟	1
2、回忆松江浦东地区解放前夕的斗争	吴天然	6
3、在迎接松江解放的日子里	孙根宝	11
4、省女中教职员罢教、护校、复课经过	敦万珍	17
5、忆松江县解放后的接管工作	张志全 乔廷椿	19
6、回忆解放初期松江市党、政和机关、军、警主要负责同志	施圣周	23
7、喜看故乡新貌	张仁春	28
8、解放初期松江县司法工作回顾	韩仙运	29
9、回忆解放前后的剿匪清乡斗争	叶定远	33
10、为解放泗泾而献出宝贵生命的人	赵奎坚	36
11、稻茂粮丰油菜旺	俞荣华	38
12、三十五年来松江的水利建设	孙 业	45
13、松江教育事业的新生	朱献成 陆龙潭	51
14、交通近程快程直上的三十五年	郑云梯	57
15、三十五年来松江卫生事业的巨变	王宾如 朱耀辉 唐舜华	60
16、近年来松江文物考古十次重要发现	何惠民	65
17、喜看三十五年来松江县城镇建设的变化	吕汉章	74

战斗在黎明的时刻

胡训谟

现在有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只要一谈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他们就很不理解，有的对此表示怀疑，有的则认为这不过是共产党人的一句“口头禅”说说而已。其实不然，我们共产党人确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只是由于十年动乱，把许多人的思想认识搞糊涂了，从而对这句话产生了怀疑或误解。这就使我想起解放前夕，我接受了党交给的任务，来松江搞地下斗争。当时的领导同志曾语重心长地嘱咐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至今言犹在耳，记忆犹新。每当想起这句话，总使我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值兹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之际，我觉得把当时这段战斗经历写出来，和我们的同志以及我们的年轻一代互相勉励，也许不会没有一点意义吧。

我是一九四三年六月入党的。在入党的仪式上，我曾面对党旗，庄严宣誓：“我要为党、为人民革命事业奋斗终身。”入党以后，一直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往来活动于上海市区及除了南汇、川沙以外的其它各郊县之间。到一九四七年十月以后，局势已趋紧张，国民党政府迫害共产党日益严重。我因转移频繁，合法身份“教师”这个职业也就丧失了。到一九四八年秋，我的上下级都被人逮捕，我的住处、活动的路线和方法等，他们都是清楚的。因此，直接领导我的陈伯良同志，要我立即转移到离上海较远的浙江嘉兴隐蔽起来。我就于十月初到了嘉兴的王泾镇。通过关系，由该地的一个国民党参议员刘某介绍我到镇上的一个姓汪的富户家里做“账房先生”。刘某是该地的头面人物，有权有势，与嘉兴的国民党要员都有来往，得他介绍，有谁怀疑我是共产党员？而汪氏又是王江泾镇上的绅士，住在他的家里，利用他作“保护伞”，我就这样

潜伏下来。

不久，局势又有了新的发展，陈伯良同志要我仍回到上海工作。当时，他是淞沪地区领导地下斗争的负责人之一。我们碰头的地点是在徐家汇附近的衡山公园内。国民党正在作垂死的挣扎，敌我双方斗争非常尖锐复杂。沪郊几个县党的地下组织大多交给其他同志，只剩上海县颍桥一个地下组织仍由我领导。而松江县华阳桥的地下组织，虽不是由我直接联系的，但几次陈同志向他们布置工作时，都约我一起在场。到一九四八年底四九年初，陈同志派我到松江去主持地下工作。

来松江，陈同志明确交待我三项任务：一是领导好华阳桥的地下党组织（华阳桥有七个党员，加上新桥的三个，莘庄的两个，共十二位同志）；二是搞地下武装；三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尽可能保护群众，在兵荒马乱期间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在临分别时，他一再嘱咐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听了这话后，不由激动万分，紧紧握住陈同志的手，并表达了自己的决心。

华阳桥地下党负责人奚天然同志，他有很好的社会关系，当上了国民党镇政府的“国民代表”，所以在华阳桥一带，事无大小，他都能及时了解。他把两个党员，预早打入了国民党组织，任了“保长”。还有一个保长，虽非党员同志，但已和我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镇上的一些头面人物，也都在奚同志的联络之中。其它国民党政府机关中，更有地下党同志，被长期地埋伏着。因此，国民党当局的一举一动，我们都知道得很清楚。这些同志，在人们不了解他们的情况下，经常受到奚落，甚至被人唾骂；而一旦若暴露了身份，就要被国民党当局抓去，有杀头的危险，但他们不计个人得失，一直任劳任怨地工作着，这就是有一个崇高的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激励着他们。

我到华阳桥，是以奚天然同志的老朋友身份，住在他家里。说是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到松江乡间来休养一段时间。因此，没有引起一般人的怀

疑和注意，能够比较顺利地开展工作。

我所担负的三项任务，具体地说来，第一项，领导好地下党的组织。实际上就是要统一党员的思想，认清斗争的形势，同心协力，更加百倍地去克服困难，迎接解放。那么，用什么去统一党员的思想呢？主要是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因为这句话言简意赅，每个党员都愿意接受。事实也的确如此，有许多党员从这句话里吸取了力量，提高了认识，从而使党的团结加强了，战斗力也随之增强了。

第二项，搞地下武装。其目的不是要和国民党的反动武装作较量，而是要保护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失，使在黑夜即将过去、黎明快要到来的时刻，不致遭受从前线溃败下来的游兵散勇和当地的土匪、地痞、流氓的打劫和蹂躏，以免地方糜烂。为此，我们采取了两种方式：一种是合法的，一种是非法的。所谓“合法”的武装，那就是利用当地商民要成立“商团”的机会，以及国民党的基层保甲组织要搞什么“自卫队”的机会，我们就派同志打进去，担任商团或自卫队的领导；或是物色适当人选，给予受训，担任“教官”等职务，从而把这些武装都控制在我们手里；另外，我们向驻在华阳桥镇上的警察队和县保安连，做了大量的策反工作，结果警察队没有成功；县保安连终于在解放前夕，把他们争取过来，使他们弃暗投明，成为我们地下党自己掌握的，拥有一百多支步枪、二十多支短枪和轻重机枪各两挺的武装部队。这支部队，在华阳桥、得胜港一带活动，迎接了解放。解放后，又对安定当地的秩序，起了一定的作用。所谓“非法”的武装，那就是通过私人关系，暗下购置一些短枪，甚至军用地雷以及通讯用的无线电收音机等。在我到松江之前，吴天然同志早已有所络了。我一到华阳桥，他就给了我两支手枪。后来我经吴同志的介绍，由车墩保（也是地下党控制的）里当一名户籍干事，作为掩护。晚上，我组成武装小组，分赴乡间巡逻，这是秘密进行的。

第三项，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保护群众。那是直接与人民大众做关

的任务。那时的估计，敌人的溃退没有象后来那样的快，认为松江是上海的外围重地，敌人要在上海作垂死挣扎，必将在松江顽抗一时。而华阳桥北有沪杭铁路，南临黄浦江，松沪、沪闵两条公路从中间穿过，地处水陆要冲，敌人可能要在这里硬撑一下。这样，当地人民就要遭殃。当时，该地广大群众，大多不了解形势，又安土重迁，不愿轻易撤离家乡，所以一定要向他们作广泛的宣传，并组织他们做好撤离的准备，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们通过地下党员以及外围积极分子，向居民群众讲清了撤离的必要和撤离的方向——不要向东，只能向西；避开水陆交通要道，走小路迂回，等等。我们是做了一些工作的，但敌人溃退之速，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真是“兵败如山倒”。松江人民才见溃兵败走，就迎了解放军进入城区，其间几乎没有什么“真空”。我们事前的布置未见作用，这当然是一件大好事。

但是，就在解放前夕，出了一件考虑不到的事。吴天然同志把我给他的一些文件，放在一只空香烟盒子内，本已通知一位地下党员带走，却被住在他家的伪保安队发现这些文件，于是吴天然同志的身份暴露了，被扣留讯问。幸而吴同志机警地稳住了伪军官，趁雨夜逃了出来，才幸免于难。

五月十三日，人民解放军开进了松江城。人民群众莫不欢欣鼓舞，社会秩序随即恢复正常。我和顾复生、吴建政、吕炳奎等同志都熟识，他们都是当时松江专署的负责同志，来接管松江的。他们也知道我是搞地下斗争的，所以我和那支由地下党员费尽心力搞起来的一百多支枪的武装部队，就移交给前来接管的同志，算是完成了我的任务。后来，我又接受了新的任务，继续在松江工作。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三十五年过去了，真是“弹指一挥间”！松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想过去，面对现在，展望未来，怎能不令人思绪万千？但是归结到一句话，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应该成为每个共产党员立身行事的信条。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青年人往往缺乏对旧社会的认识，缺乏这方面的感性知识，也不了解我们党创业的艰难。因此，我不揣谫陋，写下这篇短文，提供一点片断的史实，并愿以此共策共勉，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前提下，向两个文明建设进军，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回忆松江城东地区解放前的斗争

吴天然

解放前，松江县城东地区的地下斗争，在党的领导下，以城东华阳桥镇为基点，在东门镇、得胜港、车墩、茜泾、中渡桥、新桥以及现在上海县的莘庄、马桥、荷巷桥等地，根据党中央、毛主席“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依靠群众进行各项活动。现将其中的片断，简要回忆记述。

一九四八年秋冬，随着形势的胜利发展，根据当时组织上指示我们，要以城东华阳桥镇为基点，积极开展了武装斗争。

首先按照组织上的指示，对城东乡镇的伪自卫队，常备班加强控制，掌握他们的骨干力量和枪支弹药，在华阳桥镇把伪自卫队教官范履欣（范子良）争取了过来。另一方面，加紧收集枪支，通过在伪县政府警察局、警察分驻所的关系，搞到了一部分枪支。

有了枪支还要有人员力量。因此，由地下党员张小和同志和陆恩德等一批骨干进行活动。当时有做过土匪流氓张木生、金浪涯等人，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更加动摇，我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很想靠拢我们为自己留后路。组织领导人陈伯良同志就指示我们要深入了解调查这批人的活动情况，开展策反工作，经我和张小和同志去张木生和金浪涯那边做了调查和教育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

一九四八年底胡训谟同志来我们地区领导地下工作，并继续研究了进一步开展策反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在客观上急转直下的大好形势下，一支武装部队基本上形成。为了加强党的领导，由胡训谟同志任部队政委，我任政治指导员，政宣谈正（谈勋），财务杨寿年，后勤张小和，文化教员李政（李淮）。范履欣任大队长，张木生任大队副，

金凌涯任参谋。大队下设三个中队，在扩编整顿后，正式定名为浦东总队松江队（浦东人民解放总队松江大队）。

在武装部队成立前后，曾四次袭击国民党反动派交警总队和伪保安队。

有一次袭击泗泾镇伪自卫队，事先与泗泾伪自卫队负责人范履欣商谈了里应外合的计划，为了有利于我们的活动，选择了一个下雨天的中午时间，参加人员分散步行到泗泾附近的王家塔（可能是五四楼）集中待命。深夜一点钟，分头带了手枪、手榴弹和其它武器，在泗泾镇中市桥上与伪自卫队，缴到了卡宾枪和三八步枪共四、五支，胜利完成任务。回到驻地时，天已天亮。

又有一次，是去黄浦江边攻打得胜港伪保安队。在行动之前，先摸到了这个伪军部队的内部情况。它是一个中队编制，但人员不足，驻在镇上一个轧花厂里。出发前开了主要人员会议，作了仔细的研究，定了行动步骤。行动那天，是一个下雨天的傍晚，天色很暗，伸手不见五指。攻打前，组成三方面的力量。一部分人主攻伪军驻地。一部分人埋伏在这个伪军部队的周围，另一部分人暂等在赵浦道旁待命。当正式行动时，先有朱金龙等人冲进伪中队部，但进展不太顺利。接着由我们几个人迅速快步入内，对这个伪队长做工作，讲明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游击队，讲形势、讲道理、指明前途，缴枪不杀，要他们放下武器，为人民立功。要他们把武器完整地交给我们，并要伪军服从命令，一切听我们指挥和安排。当在伪军驻地做这个队长工作时，我们的部队已做好一切战斗准备，以防万一。在我们强大的攻势下，伪队长被迫交出枪支弹药，其中有一部分用一只网船装运到上海县中渡桥河东我们部队所在地，对投诚的人员和枪支作了妥善安排。

这支武装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发展是比较快的，到解放时，人员力量发展到一百多人，武器有轻重机枪各两挺，步枪九十多支，各种型号手枪二十六支。

一九四九年春，解放战争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四月二十一日，毛

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进军命令，我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西起九江，东达江阴，横渡长江的消息，震撼了整个中国和全世界。在这急转直下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城东地区，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加强了党的领导，积极开展各项工作，迎接解放。

当时，城东地区的人民群众都热烈希望早日求得解放。但也有部分群众，由于受国民党反宣传的影响而有所疑虑，既希望共产党来，又害怕共产党来，处于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之中。针对这些情况，领导人胡训谟同志与我进行了研究，采取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办法，宣传大好形势，宣传党的政策。

在华阳桥镇上，我以伪镇民代表主席的合法身份，对伪镇长等人分头做了工作，组成了地方治安委员会（在内部，称应变委员会），召开了包括有乡参加的镇民代表会议，并邀请了一部分知名人士参加。对当时形势的变化，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以及延安电台广播的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内容等进行宣传，并要求各行各业坚守工作岗位，照常生产营业，维护好交通水电，维持好社会治安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适当储备好米、粮、食油、盐、酱油、火油等生活必需品，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要强行拆迁机器、搬迁物资、抽逃资金、毁灭各种文件档案、准备逃跑等所谓“应变”的罪恶阴谋。

于此同时，我们以延安电台发布的有关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党的有关政策、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以及解放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恢复生产的情况等有关消息和资料，在夜深人静时，整理汇编，刻写印刷各种传单，一面以爱国同盟、工人协会、迎解放联谊会等名义，在华阳桥、泗泾、亭林等处，分散投寄，以防特务跟踪破坏。一面在夜间，串街走巷到处张贴。有的人收到、看到这些传单和资料后，还在亲友中暗中传阅，通过这些宣传，教育了那些认识不清、动摇不定的人，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安定了人心，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在解放军胜利渡江以后，反动派基层政权中也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城东华阳桥地区大多数伪乡镇长、伪保长和伪机关人员，眼看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末日来临，企图通过各种关系寻找出路，靠拢共产党。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政策攻心，分化瓦解，打击敌人。当时，对华阳桥伪镇长先以秘密写信的形式向他宣传我军的胜利形势和党的政策，指明出路，要他为人民立功赎罪。并先后在华阳茶室、伪镇公所和我的家里，进行了四、五次的交谈，要他维持好地方治安秩序，保护好伪镇公所的文书档案。经过谈话后，他为了表示自己有所行动，把一支美式考尔脱自卫手枪和伪华阳合作社的一号、二号的两支盒子枪交给了我们的武装部队。

对东门镇伪镇长，也以聚餐形式，进行个别谈话，要他与华阳镇互通情况，两镇联合起来共同做好维护地方社会治安工作。

对华阳地区大部分的伪乡保长和一部分伪职人员，也分别进行形势和政策教育，要他们认清当前形势，为人民多做些好事。不要惊慌失措，照常搞好生产，坚守工作岗位。保长周金法在路上碰到我，他言下之意，怕时局变化，怕解放军共产党来与己不利。我风趣地对他说：“现在的情况，只好家里多蹉跎，外面少跑跑，少管闲事少招冤家。”来阻止他的行动。

华阳桥中统特务王希才，我们曾多次写信提出警告，说明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要他放下屠刀，悬崖勒马，不要再与人民为敌，再干坏事，以取得人民的宽大。如果继续作恶，将要严加惩罚。他接信后，罪恶活动有所收敛。

对城东地区一部分能认清形势，拥护共产党的上中层人士和工商界人物，分别不同对象，不同情况，采取走访、个别交谈、聚餐漫谈等方式，加强了与他们的联系和接触，宣传了党的政策和形势。如对思想上较为开明进步的知名人士朱叔建等人，我们采取上门家访，邀请到华阳茶室和我的家里进行交谈，通过这一活动，沟通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取得了支持。事

后，还通过朱的工作，带动和团结了一些中上层分子，扩大了团结面。同时对工商界中为人比较正直、影响比较大的人物，进行了个别工作，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提高他们的认识，并通过他们扩大了影响，联系了更多的人。在开展武装斗争时，他们曾主动为部队筹措一部分经费和物资。

一九四九年四月中下旬，国民党反动派处于全面崩溃的地步，浦东地区已一片混乱。因此，我把胡训谟同志从嘉兴带来的《新民主主义论》油印本（摘要）交朱金根同志带走。但他忘了带走。不久，有一批伪保安队从松江撤到浦东，经过华阳桥。因天将晚，临时在镇上过夜，我家也住了伪军。他们在一个香烟盒里发现了这个文件，但我只当已由朱金根同志带走了，因此，就估计不到有意外情况发生。当我傍晚回家时，却因这个文件被伪军扣留审问。我以镇长、镇民代表主席的“合法”身份，并出示了身份证来掩护，伪称这文件是从一个同学那里看到后拿来的，从而骗取了“信任”，当晚就脱身出来。其时天下大雨，我去王景炎同志家，拿了自己的手枪，摸黑绕道到车墩镇联络站。天将微明时，遇到当地李新根同志，一起找到了胡训谟和张小和同志，惊喜之余，换去了湿透了的衣服在部队中休息。此后，我被国民党反动派以“共匪”通缉。我就化名陆明，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斗争。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旬，杭州、嘉兴等城市相继解放，松江、上海正处在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在这大好形势下，我们及时召开了部队的指战员会议，做好了进驻华阳桥的准备。五月十二日清晨，我们的部队满怀战斗的激情，从上海县的中渡桥驻地向华阳桥进发。

当部队到达华阳镇时，各界人士、各行各业的代表前来欢迎。这时，街上的人群也越聚越多，鼓掌声、鞭炮声经久不息。

我们到达华阳镇后，敌军早已逃跑，我们按预定计划，在镇的周围布防放哨，接管了伪镇公所，逮捕了伪镇长，接收了伪警察分驻所，封存了文书档案，并严加保管。一方面劝告镇上居民职工、伪职人员照常工作、生产，商店照常开业，学校照常上课。当天下午，召开了浦东地区的东门、华阳、车墩、符陆港、中渡桥、长泾等在内的工商业者及各界知名人士代表参加的会议，宣布了我们党和部队已经胜利地接管了华阳桥镇和周围地区，宣读了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布告，要求大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协助人民政府维护好地方治安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对尚未接管的乡镇要求任命移交，并要各行各业安心工作。会议后，浦东地区的人心安定，社会秩序良好。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三日，松江胜利地解放了。当天下午，人民解放军的侦察部队及九兵团二七七团一个营浩浩荡荡先后进入华阳镇。在全镇人民一片欢腾声中，我们的部队与人民解放军大部胜利会师。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上午，我们向松江地委、解放军第三十一军军部、松江市军管会等领导同志作了汇报，并接受了指示。五月下旬，华阳镇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我也奉命离开部队，担任了华阳镇镇长的职务，开展了新的工作。

现在，三十五年过去了，回忆往事，唤起了我们无限激情，也鼓舞我们精神奋发、继续前进。让我们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继续奋斗！

在迎接松江解放的日子里

孙根宝

当前，举国上下，正在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三十五年前，我们的祖国历尽沧桑，我们的人民深受灾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三十五年来，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貌日新月异，并正在向全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宏伟目标迈进。先烈们的夙愿，

正在逐步实现。我作为战斗中幸存者之一，更是感慨万千，心情激动。饮水思源，深感胜利来之不易。因此，有责任回顾往昔，以史为镜。把当年在黑暗的日子里迎接我军解放上海——松江的一些片断写出来，以此鞭策自己，教育后代，更好地团结广大人民，共同为建设伟大祖国而努力奋斗。

当时的上海素有“冒险家的乐园”之称，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家、封建地主的天堂，是劳动人民的地狱；同时，也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是我党的诞生地。上海人民有着长期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松江紧靠上海，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受其影响。下面，就是我回忆迎接解放的一些片断：

一、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盼望早日得到解放

一九四五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上海和松江的人民跟全国人民一样，认为抗战胜利了，从此可以安居乐业了。当时许多人对蒋政权的反动卖国实质还认识不清，存有幻想，寄予希望。但接踵而来的却是美帝国主义取代了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投靠美帝，出卖祖国利益，决心打内战。一批批“大后方”来的所谓“接收大员”，以胜利者自居，演出了一幕幕“五子登科”的丑剧（所谓“五子登科”即：房子、车子、条子、女子、票子也就是洋房、汽车、金条、姨太太和美钞）。当时松江从大后方来的有中统特务陆××、朱××，还有什么地下县长钟×、政客李××、张××、徐××，掌握大权，统治着松江人民。特别是一九四六年后，全面内战爆发，抽丁征粮、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通货膨胀，百业萧条，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开始在现实面前，逐步认清了蒋政权的反动本质，因而有所觉醒。当时的进步作家陈白尘，写了一出讽刺喜剧《升官图》，把蒋帮官员们

相互勾结，贪得无厌，鱼肉人民，无恶不作的丑恶嘴脸，描写得入木三分。诗人袁水柏的《马凡陀山歌》，也是出色的政治讽刺诗，对国民党反动派投靠美帝、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本质，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挞，在广大群众中反应强烈。

在党的领导下，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开辟了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大大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的觉悟，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上。到一九四八年冬，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国统区的人民，使他们在黑暗中见到了黎明即将来临的曙光。松江人民也不例外，迫切地盼望着早日得到解放。

二、在黑暗的日子里 迎接我军解放

一九四九年春，由于三大战役的胜利，战局已定，蒋介石惶惶地发出引退文告，由李宗仁代任总统。国民党反动当局惶惶不安，形如丧家之犬，一方面发出假和谈烟幕，一方面加紧备战，妄想凭借长江天险，继续顽抗，并加紧对国统区人民的血腥镇压，进行垂死的挣扎。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心情愿，迫切希望解放大军渡过长江，早日获得解放。

四八年冬接到了上级党下达的一个又一个关于配合大军渡江，迎接解放的指示。上海、松江各地的地下党组织积极收集国统区有关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情报，通过成立各种人民自卫的组织，开展护厂、护校、护路、护仓斗争。郊区党组织还积极迅速发展武装，从各方面作好准备，配合我军解放。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坚持在新桥地区斗争的地下党员韩鸣皋、邹辉和我，团结了一批积极分子，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1、配合我松江游击队开展活动。一九四八年冬，胡训模同志从嘉兴

调来松江任特派员，重点是建立和发展人民武装，他在华阳桥地区和支部书记奚天然同志接上了关系，利用奚的公开合法身份，先在华阳桥地区建立了一支有二十多人枪的地下武装，定名为浦东人民解放总队松江大队。由胡训漠为大队政委，奚天然为政治指导员，范履欣为大队长，张水生为副大队长，在华阳桥、中渡桥、荷巷桥一带积极开展活动，发展队伍，迎接解放。通过对伪警察所的策反和主动袭击了伪华阳桥保安队、伪新桥交警中队、泖泾镇自卫队，缴获了一批武器。到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这支队伍已发展到一百多人枪。当时，我们的任务是配合游击队开展活动，宣传胜利形势，教育人民，搜集与传递各种情报，配合游击队搜缴伪枪支弹药。通过策反工作，对新桥自卫队各班的策反工作，把四支步枪、四支短枪等他们送缴游击队。五月十二日在国民党军队溃逃后，由奚天然同志带领接管了华阳桥地区的伪政权，五月十三日配合我解放军解放了松江。

2、建立人民自卫组织，开展护厂、护校、护路斗争。我们在解放大军渡江以后，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际，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财产，即运用各种合法手段，发动群众，做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各种准备。在新桥我们利用商会的名义，建立人民自卫组织，以防匪、防盗、维持治安为名，组成了一支四十多人的队伍，进行值班防夜，轮番巡逻，开展了护厂、护校、护仓活动，并保护了新桥一段的铁路、桥梁、车站，尽量避免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破坏和损失。

3、成立新桥各界人民迎接解放委员会，配合部队，解放上海。当时我们得悉解放军南下部队已越过嘉兴，正向松江地区挺进时，我们于五月十二日正式宣布成立了有二十一人参加的新桥各界人民迎接解放委员会，由韩鸣皋同志为主任，下设宣传、接管、总务等几个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稳定人心，要求伪乡、保长和其他伪职人员，坚守岗位，以功赎罪，听从接管。五月十三日，先头部队已到新桥火车站，然后进驻新桥镇，我们的欢迎标语早已贴满，还组织了群众的欢迎队伍，街上商店照常营业，

没有一天关过门。部队同志又惊奇又高兴，赞扬不已。接着就协助二十军六十师在新桥安扎营地，借粮借草，当晚在新桥小学操场召开了群众大会，庆祝解放，由师部民运部部长宣讲形势，阐明党的方针、政策，号召配合部队维持好地方治安，要求积极支持解放大上海的工作。以后，我们又先后多次到师部、军部向部队首长汇报介绍上海市内的情况，包括国民党部队的军事设施，重点是上海西郊地区徐家汇新龙华一带的铁丝网、木栅城、碉堡、桥梁、驻军设防等情况，还核对了市内重点建筑物、要害工厂（发电厂、自来水厂）的地形位置，部队首长还要我们介绍了一批市内亲友积极分子的名单和详细地址，以各万一发生巷战时，能取得市内群众的支持。部队首长对我们的汇报很为满意。

4、协助做好接管地方的工作。五月上旬，周克同志通知地下党青、松、金工委书记郑慕贤同志代表地下党到苏州与解放军会师，当夜先与松江地委书记张彦、专员顾复生、副专员吕炳奎会面汇报介绍了松江情况，五月十四日进驻松江，开始办公。当时坚持在松江城区地下党员缪鹏、丁冠平、赵宁禄先后向部队。松江地委、市委汇报介绍了松江地区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其中包括松江地区国民党主要党政人员（乡、镇长以上）名单及内部派系情况，地方知名人士、国民党部队番号、人物、武装等情况。在当时起了一定的作用。起初还设松江市，市委副书记余克、市长吕炳奎（兼），副市长陆恂如。松江县委县府设在泗泾镇，县委书记兼县长是范梅圃，副县长陈杰。五月二十日，区委到新桥接管，当时还叫第一联合办事处，区委书记吴美玉、副书记陈姜连、联办主任刘树林、副主任李茂良，先由六十师政治部向区委介绍了我们协助部队开展工作的情况，区委同志听后非常高兴。然后，我们向区委详细介绍了松江、新桥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治安等各方面的情况，协助区委接管与建立了乡、村政权，筹集粮草，开展支援解放上海的支前工作，协助区委剿匪肃特，维持治安、做好宣传形势政策等各项群众工作，还推荐了一批积极